



沈石溪 著

李东华
爱读

—— 大家最爱读的动物小说 ——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精华爱读本

雄鹰金闪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沈石溪 著

李东华

爱读

雄鹰金闪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雄鹰金闪子 / 沈石溪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3.5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 精华爱读本)

ISBN 978-7-5016-0742-6

I. ①雄…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0491号

沈石溪 著

李东华 爱读

责任编辑: 李现刚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320 1/32 印张: 4.75 插页: 3

2013年5月北京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91千字 印数: 1-20,300册

ISBN 978-7-5016-0742-6

定价: 1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001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007
瞎眼狐清窝·····	012
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	023
驯化诱雉·····	031
自由的爱才是真正的爱·····	049
第七条猎狗·····	055
爱是忠诚·····	075
狼 妻·····	080
爱是欣赏、忍耐和谅解·····	105
雄鹰金闪子·····	110
爱是和平共赢·····	139
跋 平添了许多美丽·····	145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太阳鸟是热带雨林里一种小巧玲珑的鸟，从喙尖到尾尖，不足十厘米长，叫声清雅，羽色艳丽，赤橙黄绿青蓝紫，像是用七彩阳光编织成的。每当林子里灌满阳光的时候，太阳鸟便飞到烂漫的山花丛中，翅膀以每秒八十多次的频率拍扇着，身体像直升飞机似的停泊在空中，把长长的细如针尖的喙刺进花蕊，吮吸花蜜。

曼广弄寨后面有条清亮的小溪，溪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野芒果树，就像是太阳鸟王国的所在地，上面住满了太阳鸟。几乎每一根横枝上，相隔数寸远，就有一只用草丝和黏土为材料做成的结构很精巧的鸟巢。早晨它们集队外出觅食时，天空就像出现了一道瑰丽的长虹，黄昏它们栖落在枝丫间啄起晶莹的溪水梳理羽毛时，树冠就像一座彩

色的帐篷。

那天下午，我栽完秧到溪边洗澡，正是太阳鸟孵卵的季节，野杧果树上鸟声啾啾，雄鸟飞进飞出地忙着给在窝里孵蛋的雌鸟喂食。

我刚洗好头，突然听见野杧果树上传来鸟儿惊慌的鸣叫，抬头一看，差点把魂都吓掉了：一条眼镜王蛇正爬楼梯似的顺着枝杈爬上树冠。眼镜王蛇剧毒无比，可以说是森林里的大魔头，体长足足有六米，颈背部画着一对白色黑心的眼镜状斑纹，体大力强，在草上爬起来疾走如飞，只要迎面碰到有生命的东西，它就会毫不迟疑地主动攻击，别说鸟儿兔子这样的弱小动物了，就是老虎豹子见到了，也会退避三舍。人若被眼镜王蛇咬一口，一小时内必死无疑。

我赶紧躲在一丛巨蕉下面，在蕉叶上剜个洞，偷偷窥视。

眼镜王蛇爬到高高的树丫，蛇尾缠在枝杈间，后半部身体下坠，前半部身体竖起，鲜红的蛇芯子探进一只只鸟窝，自上而下，吸食鸟蛋：椭圆形的晶莹剔透的小鸟蛋就像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所牵引，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咕噜咕噜向上滚动，顺着细长的蛇芯子滚进蛇嘴去，那份潇洒，就仿佛人在用麦管吸食酸奶。

所有正在孵卵的太阳鸟都涌出巢来，在外觅食的雄鸟也



从四面八方飞拢来，越聚越多，成千上万，把一大块阳光都遮断了。它们有的擦着树冠飞过来掠过去，有的停泊在半空怒视着正在行凶的眼镜王蛇，叽叽呀呀惊慌地哀叫着。

唉，可怜的小鸟，这一茬蛋算是白生了。我想，这么娇嫩的生命，是无法跟眼镜王蛇对抗的。它们最多只能凭借会飞行的优势，在安全的距离外，徒劳地漫骂，毫无价值地抗议而已。唉，弱肉强食的大自然是从不同情弱者的。

眼镜王蛇仍美滋滋地吸食着鸟蛋，对这么大一群太阳鸟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轻蔑神态：鸟多算什么，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不一会儿，左边树冠上的鸟巢都被扫荡光了，贪婪的蛇头又转向右边的树冠。

就在这时，一只尾巴叉开像穿了一件燕尾服的太阳鸟，本来是停泊在与眼镜王蛇平行的半空中的，突然就升高了，嘀——长鸣一声，一敛翅膀，朝蛇头俯冲下去。它的本意肯定是要用尖针似的细细的喙喙去啄蛇眼的，可它飞到离蛇头还有一米远时，眼镜王蛇突然张开了嘴——好大的嘴啊，可以毫不费劲地一口吞下一只椰子，那黑咕隆咚的口腔里，似乎还有强大的磁力，叉尾太阳鸟翅膀一偏，身不由己地一头撞进蛇嘴里去。

我不知道那只叉尾太阳鸟怎么敢以卵击石，也许它天生就是只勇敢的太阳鸟，也许这是一只雌鸟，正好看到眼镜王蛇的蛇芯子探进它的巢，出于一种母性护巢的本能，为了自己辛辛苦苦产下的几枚蛋免遭荼毒，而与眼镜王蛇以死相拼。

救不了它的蛋，反而把自己也赔了进去，真是可悲，我想。

然而，众多的太阳鸟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叉尾的行为成了一种榜样、一种表率、一种示范。在叉尾被蛇嘴吞进去的一瞬间，一只又一只鸟儿升高俯冲，朝丑陋的蛇头扑去：自然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它们无一例外地被吸进深渊



似的蛇腹。眼镜王蛇大概生平第一次享受这样的自动进餐，高兴得摇头晃脑，蛇芯子舞得异常热烈兴奋，好像在说，来吧，多多益善，我肚子正好空着呢！

在一种特定的氛围里，英雄行为和牺牲精神也会传染蔓延——几乎所有的太阳鸟，都飞聚到眼镜王蛇的正面来，争先恐后地升高，两三只一排连续不断地朝蛇头俯冲扑击，洞张的蛇嘴和天空之间，好像拉起了一根扯不断的彩带……

我没数究竟有多少只太阳鸟填进了蛇腹，也许有几百只，也许有上千只，渐渐地，眼镜王蛇瘪瘪的肚皮隆了起来，就像缺碘的病人脖子上鼓起了一只巨大的瘤。它大概吃得太多有点倒胃口了，或者说肚子太胀不愿再吃了，终于闭上了蛇嘴。说那迟，那时快，两只太阳鸟扑到它脸上，尖针似的细长的喙啄中了玻璃球似的蛇眼。我看见，眼镜王蛇浑身颤动了一下，颈肋倏地扩张，颈部像鸟翼似的膨胀开来，这表明它被刺疼了，激怒了，它唰地一抖脖子，一口咬住胆敢啄它眼珠子的那两只太阳鸟，示威似的朝鸟群摇晃。

太阳鸟们并没被吓倒，反而加强了攻击，三五只一批下雨一样下到蛇头上。它们好像晓得没有眼睑因而无法闭拢的蛇眼是眼镜王蛇身上唯一的薄弱环节，专门朝两只蛇眼啄咬。不一会儿，眼镜王蛇的眼窝里便涌出汪汪的血，它终于有点

抵挡不住鸟群奋不顾身的攻击了，合拢颈肋，收起了嚣张的气焰，蛇头一低，顺着树干想溜下树去，一大群太阳鸟蜂拥而上，盯住蛇头猛啄。眼镜王蛇的身体一阵阵抽搐，好像患了羊癫疯，蛇尾一松，从高高的树冠上摔了下来，咚的一声，砸得半死不活。密匝匝的鸟群轰地跟着降到低空，许多鸟扑到蛇身上，我看不到蛇了，只看得到被鸟紧紧包裹起来的一团扭滚蹦跶的东西。随着眼镜王蛇的挣扎翻滚，一层层的鸟被压死了，又有更多的鸟前仆后继地俯冲下去……

终于，狠毒凶猛，连老虎豹子见了都要退避三舍的眼镜王蛇像条烂草绳似的瘫软下来。

地上，铺了一层死去的太阳鸟，落英缤纷，就像下了一场花雨。

哦，美丽的太阳鸟，娇嫩的小生命，勇敢的小精灵！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沈石溪的文字总能营造出一种如电影镜头般清晰而连贯的画面。“几乎所有的太阳鸟，都飞聚到眼镜王蛇的正面来，争先恐后地升高，两三只一排连续不断地朝蛇头俯冲扑击，洞张的蛇嘴和天空之间，好像拉起了一根扯不断的彩带……”我第一次读《太阳鸟和眼镜王蛇》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这个凄美、悲壮的场面打动了。太阳鸟是弱小的，但它们面对残暴而强大的眼镜王蛇时毫不畏惧、慷慨赴死的精神，让它们陡然高大起来，高大到可以和人类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仁人志士们相媲美。

然而，打动归打动，起初我并不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觉得这是沈石溪用他的生花妙笔虚构出来的。可能因为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人类是万物之灵，哲人说：“我思故我在。”先哲告诉我们，思考是人类的专利，而其他动物的一切行为不过是出于本能罢了。太阳鸟大战眼镜王蛇的目的是

什么？是为了保护鸟蛋，保护自己的下一代——小小的鸟儿也会有如此壮阔而无私的父爱母爱吗？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明明知道是飞蛾扑火，却没有一只鸟儿后退，而是有勇有谋地向眼镜王蛇发起进攻，最后真的以弱胜强——这也太过神奇了，神奇到让我觉得这只是作者赋予太阳鸟的一种美好想象。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看了一些关于动物世界的纪录片，才完全改变了自己先前的看法，甚至改变了对于生命的认识。

那是春节放假期间，我看到一部介绍角马大迁徙的片子。角马是一种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型动物。在非洲肯尼亚的马拉河上，每年的10月份，都有上百万头角马从3000公里外的坦桑尼亚迁徙到这里。角马们必须渡过马拉河，才能到达它们梦寐以求的“天堂”——那里水草丰美，非常有利于角马的繁衍生息。然而马拉河浊浪滚滚，水流湍急，更为可怕的是，马拉河里有世界上最大、最为凶残的尼罗鳄，威胁角马的生命。因此，马拉河上常常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那些体弱、掉队的角马，被伺机而动的尼罗鳄一下子咬住了，角马拼命地挣扎、搏斗、反抗，幸运的角马也许能够侥幸地逃脱，大部分被咬住的角马会在激烈的挣扎后渐渐失去力气，成为尼罗鳄们的一顿美餐。

在角马群里有一头小角马，一直跟在母亲身边。在横渡



马拉河的时候，小角马因为体力不支，渐渐地被湍急的河水卷走，和母亲失散了。小角马只能重新游回岸上，独自在马拉河这边的并不繁茂的草原上游荡，而在不远处，豹子和狮子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它——没有了群体的保护，没有了母亲的护佑，小角马的生命危在旦夕。

母角马这个时候已经随着角马群游到了对岸，展现在她面前的是肥美的草原。这个时候，让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母角马都没有低下头吃一口草，甚至都没有抬头去看一看自己跋涉了三千公里才到达的目的地，就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子，不顾一切地跳到河中，回头去寻找自己的儿子。这位寻儿心切的母角马，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只是一心一意地往回游去。这个时候你会明白什么叫“视死如归”。也许上苍被母角马的精神感动了，也许连狡猾的尼罗鳄们都想不到母角马有如此的胆量和勇气，它们还没回过神来呢，母角马已经到岸上了。总之，母角马又平安回来了。当她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岸，我看到，她是那么急切地要回到她刚刚急于离开的地方。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堂”？对于母角马来说，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只有孩子在的地方，才是她心目中真正的“天堂”。她焦急而深情地声声呼唤着，呼唤着丢失了的儿子。

小角马正在漫无目的地流浪，突然，风儿把母亲对它的

呼唤送到了它的耳畔。当它确认确实是母亲的声音时，它忍不住朝天激动地呼喊起来。小角马和它的母亲终于又相聚在一起了。母角马带着它加入了后面的一个角马群，跟随这个角马群，小角马终于和母亲成功地渡过了马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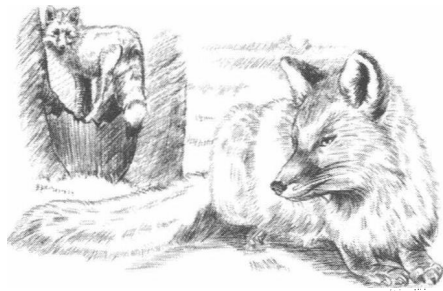
当我看完这部片子，我一下子又想起了《太阳鸟和眼镜王蛇》。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沈石溪写了各种各样的有关母爱的故事，有猴子、狼、豹、狮子、羊……那些可歌可泣的动物母亲们，在自己的孩子面临危险的时候，总是会奋不顾身地去保护它，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安危。有时候，她们的勇敢、机智和忘我的程度，一点也不比人类的母亲们逊色。我以前总以为这是他对这个主题的偏爱，现在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么简单。我相信是因为他看到了动物界进化的最核心的原因——我们的诞生缘于爱，生命的延续缘于爱。试想，如果没有爱，那些没有任何生存技能的弱小动物，如何在如此凶险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如果没有母亲或者父亲那宁死也要保护孩子的精神，动物，包括人类在内，怎么可能延续到今天？如果没有爱，我们的星球将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星球，没有色彩的星球，是一个死的星球。

爱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爱，在我看来二者就是同一回事。爱是生命之源，没有爱生命就不可能存在。我们人类和整个



自然界能够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下去，就已经证明了这是爱的力量，这是爱创造的奇迹。

冰心先生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以前，我总觉得这是适合人类的一句话，现在，我觉得这句话道出了自然的法则。



瞎眼狐清窝

红狐有清窝的习惯，所谓清窝，就是成年狐将满一岁半的小狐用暴力从窝巢里驱赶出去，强迫它们离开家。教科书上解释说，成年狐之所以要清窝，是为了减轻同一块领地上的食物压力，腾出生存空间，好繁殖下一茬幼狐。一岁半的小狐独立生活的能力还不够强，一夜之间由父母疼爱的宠儿变成无依无靠、漂泊天涯的流浪儿，有的找不到能遮挡风雨、躲避天敌的适宜的窝，有的没本事捕猎到足够维持生计的食物，饥寒交迫，很快就夭折了。据动物学家的统计，小狐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就是被清出窝后的十天之内，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小狐在这段时间里死于非命。在我的印象里，红狐清窝，又自私又残忍，是一种很不人道的陋习。

时令已近仲春，又到了红狐清窝的时间，老林子里不时



传来成年狐的低嚎和小狐的惨叫。但我想，住在寨后水磨坊下的母狐蝴蝶斑是不会清窝的。

蝴蝶斑年轻貌美，额头上有一块十分醒目的蝶状黑斑，前年春天和雄狐灰背结成伉俪后，产下小雌狐黄胸毛和小公狐黑鼻头。蝴蝶斑本来算得上世界上最幸福的雌狐了，夫君身强体壮，儿女活泼可爱，水磨坊下的窝巢安全可靠，夫妻和睦，食物丰盛，无忧无虑。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狐也有旦夕祸福，两个月前的一个黄昏，我担着一挑麦子到水磨坊去磨面，远远看见这狐狸一家排成一路纵队从水磨坊下那只喇叭形的石槽钻出来，朝流沙河边的香蕉林走去。狐是昼伏夜行的动物，这家子狐是要外出觅食了。它们刚走到河滩的沼泽地，突然，芦苇里倏地蹿出一条巨蜥来，巨蜥是蜥蜴王国的“巨人”，足有三米多长，一口就咬住了走在最前面的雄狐灰背，巨蜥的大尾巴一个横扫，将走在雄狐灰背后面的小雌狐黄胸毛扫出一丈多远，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会动弹了；走在最后面的母狐蝴蝶斑嚣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朝巨蜥那张丑陋的脸扑去，想救出已落入巨蜥嘴里的雄狐灰背。巨蜥举起利爪，迎面在蝴蝶斑的脸上狠狠抓了一把，蝴蝶斑惨器一声，跌倒在地，双爪护住脸，在地上打滚……

巨蜥衔着雄狐灰背，趾高气昂地爬进芦苇丛去了。